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海报被示威人群踩在脚下。(资料片)

自2011年3月爆发反政府示威以来,叙利亚冲突已经持续了22个月的时间,2012年,叙利亚战场的形势发展尤其迅速,而战争的结束却遥遥无期。2013年,叙利亚危机演变的第一个看点是:总统巴沙尔的高层集团或者是军队会不会分裂、瓦解?第二个看点就是一盘散沙的反对派能否有效地整合成具有相当代表性的反对派力量,同时得到外部的武装支持?第三个看点是西方国家,包括土耳其,还有一些阿拉伯国家,会不会进行直接军事干预?上述三个看点如果有一个成为现实,就将预示着叙利亚危机的拐点很快就要到来。

对于叙利亚未来的走向,可以得出两个基本预测:一是叙利亚的战乱很难得到平复,叙利亚危机将继续下去,并波及周边国家;二是西方现在考虑的重点已经不是如何对付叙利亚现政府,而是关注后巴沙尔时代的叙利亚,即叙是否会走向分裂以及如何遏制极端宗教势力和恐怖势力。由是观之,即使军事上的僵持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叙利亚局势在政治上的拐点,已经若隐若现地出现在地平线上。

▼手持狙击步枪的叙反对派武装人员。(资料片)



2013叙利亚 拐点加速到来

巴沙尔政权形势看衰

多数分析家认为,总统巴沙尔坚持不了一年。叙利亚部队比较精锐的部分因被过度使用而力不从心;巴沙尔政权已经失去对北部和东北部大片地区的控制;经济陷入极度困境;战争越来越接近首都大马士革的心脏地带。俄罗斯对巴沙尔的支持曾经很坚决,但现在已经不那么起劲了。

厦门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范鸿达认为,西方国家要求巴沙尔下台的态度很坚定。从去年西方国家对叙利亚危机的表态可看出,他们认为叙利亚的变革应该属于区域变革的一部分,巴沙尔政权也应该像利比亚、也门等中东非国家一样发生政权更迭。

“2013年的国际环境亦不利于巴沙尔政权。”范鸿达认为,周边的国家对巴沙尔的支持很有限,比如黎巴嫩内部已就“是否支持巴沙尔”产生了分歧和割裂;伊朗一向被认为是叙利亚的坚定盟友,但是伊朗本身就面临着脆弱的外境,它对巴沙尔的支持更多限于外交方面。叙利亚的另一个邻国土耳其与西方态度一致,对叙利亚当局的敌对态度明显。

“总体上来说,巴沙尔政权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它对国家的主导权将越来越弱。”范鸿达称,即便联合国-阿盟叙利亚危机联合特别代表卜拉希米关于“组建联合政府”的提议能够达成,巴沙尔在联合政府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会很有限。实际上,卜拉希米的最新表态是:在未来可能组建的叙利亚过渡政府中没有现任总统巴沙尔的位置。

反对派力量已经壮大

去年11月以来,在美国的牵头组织下,叙利亚反对派进行了重组,在多哈组建了议会式的反对派领导机构——“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并陆续得到上百个国家的承认。去年12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宣布承认“全国联盟”。在外界看来,这意味着西方在叙利亚已经找好了代理人,巴沙尔政权倒台只是时间问题了。

在宣布承认“全国联盟”的同时,美国将另一反对派武装“胜利阵线”定义为恐怖组织。此举传递出的信号是,原先外界所担心的恐怖势力借乱扎根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西方可以放心地武装“纯洁”的“全国联盟”了。

但是,反对派力量能否有效整合仍成问题。现在,叙利亚反对派阵营虽然说站在巴沙尔对立面,好像是一个集团,但是背后的支持力量非常多,不仅是美国,还有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等海湾国家,他们更加支持在宗教上原教旨主义更传统更保守的力量。此外,支持反对派的还有英国、法国、土耳其等,他们都想在未来的后巴沙尔时代找到自己的代言人。

所以现在在巴沙尔对面的反对派,形成了一个表面的统一阵线,但是核心的争权夺利,未来对叙利亚的控制,包括国家的走向,即他们背后支持的宗主国的政治理念都不一样,使得反对派表面上是一体的,但实际上分歧重重。反对派力量派系林立,一旦分崩离析,叙利亚就会陷入全面内战,这种情况下中东的局势就会一发而不可收。

不排除西方军事干涉

叙利亚问题是否会出现外部的军事干涉,就目前局势来看,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概率较小。因为当前,外部势力通过种种的呼应配合,包括提供武器装备等手段,已经把叙利亚的局势按照他们所希望的结果推进。在这样的前提下,外部的军事干预必要性似乎不大。当然,一旦这个进程出现变故,外部军事干预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西方大国可能干预叙利亚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大约6万人丧生之后,人们对人员伤亡越来越不满。第二,人们越来越担忧,巴沙尔政权将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所取代,包括一些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组织。西方国家将首先向自己选定的温和反对派势力提供武器,试图避免这种情况的产生。西方是否进一步军事干涉,可能要取决于随后的事态变化。

美国已明确表示,如果巴沙尔准备动用化学武器,那么美国就将出手干预。如果战斗严重升级,西方国家很可能使用空军力量设立禁飞区。如果巴沙尔政权倒台,可能会带来混乱和血腥的后果,西方国家将承受巨大压力,或许需要向叙利亚派驻稳定部队。无论如何,2013年可能是西方打破军事干涉叙利亚这一禁忌的一年。

对于叙利亚人民来说,他们可能遇到的最好结局,就是目前的乱局能有一个和平的政治解决方案。但是现在看来,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困难重重。

(本组稿件 张文 整理)

2013地区热点扫描

伊核计划担忧加剧

伊朗的举动将在2013年成为主要关注对象。情报人士称,伊朗继续为巴沙尔政权提供资金、武器和技术。作为伊朗唯一的阿拉伯盟友,巴沙尔继续掌权对伊朗很重要。双方还共同支持黎巴嫩真主党,而后者可能在以色列万针对伊朗核计划发动打击时充当其有用的代理人。

专家称,纯度20%的浓缩铀已经超过民用需要,成百上千台离心机可能缩短提炼武器级铀浓缩的时间。问题在于,伊朗是否会同接受国际社会特别是以色列的侵入式审查。

这又引起另一个问题:是否需要开展美伊双边会谈才能找到突破?伊朗6月进行的总统选举是否会产生重要影响?眼下,以色列似乎准备给谈判(和制裁)时间,让伊朗坐到谈判桌前。

埃及面临经济难题

埃及宪法草案虽获通过,但参加投票的人只占选民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显示埃及人厌倦了动荡,更担心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

总统穆尔西取消了刚出台的新税法,期待已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48亿美元贷款仍未谈妥。埃及的外汇储备在去年年底减至150亿美元,只够支付不到3个月的进口。旅游收入降至2011年初街头抗议爆发前的三分之一。埃及2013年的危机与其说是政治的,不如说是经济的。

美国与穆尔西的关系也很尴尬:在与哈马斯打交道时需要他从中斡旋,但又担心他手中积聚的权力迅速削弱民主,同时也担心他不时发出的反西方言论。

利比亚或现更多骚乱

眼下的利比亚政府似乎还远远不能掌管整个国家:“伊斯兰旅”控制着东部,撒哈拉地区发生部落骚乱,武装分子为抢夺地盘开战。危险在于,利比亚将成为新一代圣战者的孵化器。

有些恐怖主义分析家认为,北非将成为国际圣战组织的下一个绝佳目的地:广阔的沙漠中正冒出一个个战斗旅和营地。

阿富汗将艰难过渡

美国及其盟友希望阻止阿富汗变成恐怖分子的又一个庇护所。随着撤军步伐加速,2013年将是支持阿富汗安全部队、改善民事机构、致力于后卡尔扎伊时代权力交接的关键年。

国际危机研究组织去年11月份称,前景很不乐观。批评者表示担心,公开宣布2014年撤出战斗部队的时间只会让塔利班知道自己还需要坚持多久就可以挑战喀布尔政府。

另一个问题是,能否说服塔利班中的“良民”谈判,以及巴基斯坦是否会扮演诚实的中间人。

朝鲜仍是个未知数

在美国希望不是核国家的核国家问题上,朝鲜的权力交接没有意味着该政权准备对核武器以及核武运载手段的宏大试验计划采取克制态度。

早在2012年5月,美国对外政策理事会的彼得·布鲁克斯就说:“朝鲜是个未知数,而且是危险的未知数。”他预言,缺乏经验的金正恩可能希望在国内国外使自己显得“重要而且说了算”。

金正恩是否会下令进行另一次试射,以继续显示自己“很重要而且说了算”?或者一年来的大规模重新洗牌已经巩固了他的地位,使他可以集中精力解决朝鲜的经济困境?

(宗永)